

人生要不要努力,困难的时候要不要躺平?这个问题还挺哈姆雷特的。

活出人生

张欣

前段时间去见了个朋友,她年轻时玩得很嗨,是当年的潮人,纯玩、不婚不育那种。现在年纪大了,房子越住越小,人也越来越胖,风采全无,当然还是一个人生。但是她依然很平静、安详地生活,有一种秋叶回归大地般的平实。你不找她,她永远不会找你;你找她,她也和颜悦色。

以前我会觉得这是失败的人生,现在却不这么想。我觉得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改变或者称为标识,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时代的包容性。我们最大的收获固然是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保有了个人意愿,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应该”。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小众的赛道,也有人乐意尝试。对于中老年人选项就更加丰富,这才是改革开放最大的红利。

那么一个人在她的盛年活得恣意开怀,老了粗茶淡饭笑看江湖,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又

怎么是失败的人生呢?如果要烟花般绚丽,通常是刹那芳华。如果想细水长流、芝麻开花,就要忍受日日平凡。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努力、精进。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能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一定要活出人生的最大限度才甘心。于是我想我和她还能聊什么呢?是谁比谁的生活更高级?谁比谁更受人尊重?不是。而是我推崇的就是励志的人生。什么男女情爱、奢华享受都不是我想要的,哪怕千山万水风雨兼程。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每个人都有内心深处的选择,然而有太多的人看到别人有成绩时也想努力,面对困难时却一定躺平,是不是最难过的还是自己这关。结果和过程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坚定的选择。我们将碰到无数的干扰和至暗时刻,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然而这些都是坚持初心必付的代价。就像你打定主意独自生活对自己负责,有时候反而能与美好的爱情相遇。你想清楚了,不辜负自己,即使两手空空也决不后悔,才可能活出你的人生。

不知不觉,陈忠实去世10年了……陈忠实和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常被人们提起。

1997年5月,延安。我应邀参加陕西省作协组织召开的全省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我当时刚过40岁,但面对这个“青年作家”头衔,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开会报到的当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陈忠实。他住在延安宾馆一个单间,我去见他,一字一句地自报家门,他坐在宾馆的老式木沙发上,呷了一口,才放开手里攥着的一瓶西凤酒说:“这几年你的作品有点少哩!”这个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见面场景真是与众不同,当然,也不乏尴尬。接着,陈忠实岔开话题,编起了安康作家创作。他对曾在安康铁路分局工作,后去海南

的作家杜光辉产生极大兴趣,说《车帮》《商道》写得好咧。杜光辉是我的朋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所以对陈忠实的询问,也就能说得详细些。陈忠实说:“不行了回来,到省作协搞个专职创作,这么好的娃不能在那里耽搁了……”当陈忠实了解到杜光辉当时在海南工作不够稳定,生活工作还有不的不确定因素,马上殷切地发出邀请,再三让我把话带到。我自然是恭恭敬敬地听着,发自内心的欣喜着,之后也及时地告诉了杜光辉。如今以小说《大车帮》《哦,我的可可西里》蜚声文坛,多次入围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杜光辉,当时很是感动。在陈忠实先生去世后,杜光辉还专程去西安看望了忠实先生的夫人,并多次撰文感念陈忠实对他的鼓励、提携。

陈忠实二三事

陈敏

实,既是陕西省作协主席,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兼任着《延河》主编,可以想象公务、编务的繁忙;《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作协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外产生了反响,他又增加了不少活动。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压轴的非忠实先生莫属,便把一大包作品复印件,不打招呼径直寄给陈忠实,并附信说请他写个序。大约一个星期就收到陈忠实回信,说我做了件好事,说他太忙,作品倒是大概看了,安康他知道作家都在里面,还行。但是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再仔细看,也就不好写序,务必谅解……末了,那寄给他的复印件都没退,倒是给寄来了横的、竖的、长短大小不一的、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几种形式的题词“群星灿烂——祝安康文学作品集出版”。每张题词的宣纸还折叠得棱角分明、上下对称。收到后,我的心里想陈老汉下的功夫不小哩,真没想到这么认真!《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出版后,我专门委托朋友去西

我想得有个压轴的——忠实先生。此时的陈忠实,既是陕西省作协主席,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兼任着《延河》主编,可以想象公务、编务的繁忙;《白鹿原》1998年获得中国作协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外产生了反响,他又增加了不少活动。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压轴的非忠实先生莫属,便把一大包作品复印件,不打招呼径直寄给陈忠实,并附信说请他写个序。大约一个星期就收到陈忠实回信,说我做了件好事,说他太忙,作品倒是大概看了,安康他知道作家都在里面,还行。但是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再仔细看,也就不好写序,务必谅解……末了,那寄给他的复印件都没退,倒是给寄来了横的、竖的、长短大小不一的、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几种形式的题词“群星灿烂——祝安康文学作品集出版”。每张题词的宣纸还折叠得棱角分明、上下对称。收到后,我的心里想陈老汉下的功夫不小哩,真没想到这么认真!《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出版后,我专门委托朋友去西

安找陈忠实,送上3本书并送上500元润笔费。不料,陈忠实见了书后很高兴,但坚决不收这500元,并给我来了一封信,解释说文人都穷,出个书不容易。最后,信的结尾,陈忠实又几乎是批评我,说我有自己的创作。

记得1995年9月,陈忠实来信说想来安康,由我陪着转转,陈忠实在信里说:“安康我有几年未去了。近来我抓的两件大事均告落实,心便松弛了,想找个地方静下来读书,以便进入文学氛围。请你给安排个吃饭住宿的地方。时间安排在十月中旬。”

收到信我自然是高兴。当时,陕西省作协办公大楼和陕西文学基金两个大事均已在陈忠实手上得以落实,时年53岁的陈忠实声名远播,然而想的仍然是读书和写作。

陈忠实先生是2016年4月29日去世的。这些年里,我和很多人都在想陈忠实先生的好。忠实先生的好,在于他作品卓越和品格高尚,在于他对朋友们的热忱扶助,在于他对我和我们一代人殷殷的期待……在于忠实先生对于文学的忠诚和挚爱!



初游扬州

徐静波

那是1988年的8月,某时在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供职,8月初,请来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担任中国文学教授的杜国清,举行了一场“现代诗学术研讨会”。杜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会后,学校安排杜国清去扬州镇江游览,我与一位同事陪同,生平得以初次踏入扬州。

坐了清晨五点半十分启程的火车,九点三刻抵镇江,扬州外办已派人迎候,坐船渡长江往北。当年王安石所写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瓜洲古渡,即在今天的扬州市邗江区。登上北岸,车行半个多小时,从西面驶入扬州市区,途中见一石塔,十字路的中间,初建于明万历年间文昌阁巍然耸立。下榻地是三年前才建成的扬州宾馆,一天80元,另每人付餐费一天30元,当时的日记记道:“除早餐外,午饭晚饭六菜一汤,菜肴味尚可,但制作并不精细。”

当日下午,游运河边的文峰塔,那时尚无运河景区,日记记道:“登高四望,整个扬州市尽收眼底,市内罕见高楼,整座城市基本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只是南面一带,烟囱林立,古运河水,亦毫无清澈之感,可见现代工业文明,已日益吞噬这座古城的昔日风貌,难以撩起思古幽情。”随后又去游园,“园不大,但布局精致,尤其一串楼,连接园内各厅,长四百余米,园内有树龄逾百的枫杨、银杏等古树,绿荫参天。然从园北的高阁向南眺望,便可见煞风景的大烟囱。但置身于池树亭台间,仍有一种优雅的情致。这里不似苏州有如织的游人,可细细体味其中的清韵。”晚饭后,去御河边散步。“御河两岸,绿荫匝地,鸟啼声声,此时暮色已浓,唯有西边天际,尚有一抹浅亮的晚霞,周围景物渐渐朦胧,凭栏依桥,不觉生出几分惆怅。”

翌日上午坐车去瘦西湖,“大门口,是一条很清幽的长道,东侧时水波荡漾的瘦西湖,西侧是一长溜的土冈,湖上有洲渚一二,冈上浓荫蔽日,沿湖遍植杨柳,枝条在微风中摇曳。入小金山上的月观院,有木樨书屋、小桂花厅等诸厅阁,其中以月观最佳,临水而筑,郑板桥的一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道出了此地的妙处。后又游玩白塔、五亭桥等。瘦西湖一曲三折,不浅露,耐人玩味。”

出瘦西湖,又去看了大明寺、平山堂、鉴真纪念馆等。平山堂为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他在《六一居士传》中写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那次,还去看了扬州历史博物馆和玉器厂、漆器厂的门市部,游览了个园,不一一详记,唯有一事,印象深刻。宾馆前的盐阜西路上,有一家古籍书店,入内随意浏览,看中了一套中华书局版的六卷本的《苏轼文集》(17.70元),购入携回上海,至今仍在我客厅的书橱内。还在友谊商店内买了一套《红楼梦》的剪纸,亦在。

扬州以美食著称,那几天的日记里,竟然都没有记录,显然是还没有真正品尝到。

《世外》的人鬼悖论

廖伟棠

《世外》被誉为去年香江动画之光,获得不少奖项,在中国香港和内地票房颇佳也掀起讨论热潮,但我迟至今天才看,别有一番滋味。

画面几乎可以打四星半,所以先不说了。《世外》的关键点乍看是执念的破除,对这点的反复描绘也使得电影显得俗套,毕竟这是大多数东亚古装鬼片的套路。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个“人鬼”的设置,这虽然在不少日本动画里也有,但因为《世外》的惊艳画风衬托,本片里的“人鬼”尤其绝望。

虽然是架空历史,《世外》里三段人类苦难时期还是能让我们马上联想真实历史上比比皆是的绝境。在这样的背景前,这些不堪救命的“人”,因为一无所有,会在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的时候,突变成撕毁一切吞噬一切的“人鬼”。哪怕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其实“人鬼”反抗是个悖论。电影里最反讽也最痛苦的,是那个试图带领农民起义反抗异族殖民者的青年父亲,他原本希望牺牲自己成为“人鬼”好和拥有强大兵力的殖民者来一番搏杀,但当他看到历史上的“人鬼”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吞噬的时候,他清醒了,也及时意识到“与恶龙搏斗不能把自己也变成恶龙”这一道理。但之后他选择了带农民去到粮仓呐喊要求放粮,他没有哀求统治者,而是自断手腕以威胁殖民者:我们失去生产工具的话你们也将颗粒无收。

这悲壮显得幼稚,因为这是无用的。虽然显得幼稚,却又无比真实。所以两种悲惨相比,难怪有的被压迫者选择成为“人鬼”,他们觉得惨胜、惨和总比惨败好。更吊诡的是《世外》里的斩鬼者“黑天”,看似侠客,实际上他只斩被逼上绝路的“人鬼”。

明白。我说首先是要有一个书房。思南公馆、上海书城、各区学校图书馆等,这些是城市书房,像航空母舰、驱逐舰一样的大船,自己家里也要有书房,一叶小舟。以前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四壁聚集千余册书,书椅书桌,桌子上盖台灯,安稳地坐下来,与古往今来先贤、天南海北同时代人谈话,虽南面王不与易,不容易做到的。但是眼下,想建造出这样的“书海小舟”,并不难,只要放下手机就好。我觉得买房装修,客厅卧室,一厨一卫,当然重要,但书房也必不可少。家安顿身心,身体可由卧室厨房浴室得到安慰,心灵呢?恐怕得系泊于书房这叶小舟,要是勇敢地将客厅也改造成书房,就会是一只乌篷船的

2001年5月下旬,我主编的《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基本成形,出版前



情绪,是个体对事物的内心感受(如快乐、愤怒等)通过表情、动作、语调传递出的一种状态。情感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是对各种经历、事件或人际关系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情绪往往是在情感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情感又是情绪的隐性寄托。生活中,有的人表面平静,内心暗流却从未停止翻涌。深夜的压力,晨曦的焦虑,有时沉默抵抗,有时试图和解。如今有个词谓之“情绪价值”,其意说白了就是别人给你带来那种“被理解、被支持、被在乎”的感觉。我老伴常怨我,不必在意,这是她情绪价值的提升,反而会让我的心情变好、压力变小,甚至觉得“有人懂我”。简单地说,不也是情感上的“充电器”和“安慰剂”吗?

情绪与情感

费平

母亲

小地梨

如果有一支笔,我只想描绘我的母亲。如果有一首诗,我只想歌颂我的母亲。我想绘下母亲劳作的身影。我想绘下母亲的笑,母亲的泪。可母亲在画里却端坐床头,慈祥和蔼得楚楚动人。我想写下母亲的欢喜、母亲的悲伤。可母亲在诗里只有关切和叮咛。我把母亲的三千银发画得很根分明。我梦中的小手缠绕着母亲的青丝。

我在画上数着母亲的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化作生日的蜡烛。母亲低下那丰

满的脸颊,与我一起许下成长的愿。我想画出母亲的声音,耳里却只有她呼唤我回家吃饭。我想画出母亲的味道,满嘴都是母亲饭菜的咸香。我想画上母亲那双饱经风霜的眼,我眼里竟都是她的泪、艰辛、慰藉和骄傲。

几行千里母担忧,我便把她的牵挂画满画布,背着她走过万水千山。如今,我把母亲的画像放在美术馆里,可是她还是穿越回家门口的雨棚,在那里守候放学回家的我。

峡中舟,林中路

舒飞廉

这首《早发白帝城》,可用来形容在自己书房里翻闲书时的“爽”感。遇到苦闷、抑郁、不高兴的时刻,书房也会是一个疗愈的场所,你在躺椅上发呆,想到很多著作都诞生于作者痛苦的岁月,很多书所陈述的事件,无非也是如何摆脱虚无,由苦难中升华。既然是一条船,就可能要经过它自己的三峡。我特别喜欢“俞”这个会意字,它描述的就是船过峡谷的场景,所以疗愈之“愈”,愉快之“愉”,逾越之“逾”,几个形声字里都

藏有这样一条努力摆脱艰难处境的船。

读书会主动引导我们的生活。书房中的世界,是过去的、文字、想象的、精神的世界,走出书房,则要面对当下的、具体的、物质的、数字的生活,以书房之内的修养,面对书房之外的现实,将现实中的体验,又带回到书房的灯光里反刍成为经验,所谓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无非就是如此。在书房中的符号世界里,有一些书是理性的、深奥的、繁复的、枯燥的,而另外一些书,则是感性的、浅易的、生动的、有趣的,你会在不同种类的书本世界里挑选、进出、逗留,书山之中本来就有分叉的小径。这可能就是海德格尔讲的“林中路”,树林是幽暗的,天光是



墨竹 (中国画) 林伟光

明亮的,而林中的空地,在光明与黑暗的争持之中显现,形成曲折的道路,所谓阅读,就是漫游在这条道路上,有时候满心欢喜,有时候心惊胆战,有时遇到魔,有时遇到神。这时我想的是“为”字,繁体的“为”也是一个会意字,一个人牵着一头象,他将这头好奇的大象沿林中路自树林里引导出来。“为”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读书法”吧。当日我在思南答问,期期艾艾,蛤蟆急出一身油。今日我有了新体会,在书房中读书,“俞”乎哉?以阅读引导自我,有“为”乎? 献芹之意,诸君晒之。

十日谈

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影

阅读始终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请看明日日本栏。